

蔡日新著

大癡隨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印行

大癡隨筆

蔡日新署



自序

下列隨筆六十餘篇，吾近二十餘年來信手所作也，除少數幾篇外，均已陸續發表於海內外雜誌。由於本人生性懶散，作品一經發表，便不再過問，且連載有拙作之雜誌亦不保存，因而諸多文稿散軼，吾亦漫不經心。邇來家人常督促吾整理舊作，以惠後人，而以吾之慵懶，屢屢未能如願也。而今吾已近耳順之年，若再不整理，恐倉促大去，終遺憾於後人，由是草草收錄零散文稿以成集，其中散軼者蓋半數也。

以『大癡』自名者，並非不知前人已有此名（如元人黃子久），獨以吾癡之甚也，非用此名不可。『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本乃古人遺訓，吾恪行之，因此為當世不容。家人朋友屢屢規勸，吾全然不顧，一如既往，疾惡如仇，最終被迫降薪退休，而吾猶不改初度，此一癡也。待友人忠誠，曾不計人之誑我，雖屢遭蒙騙，然秉性不改，此二癡也。處世不善妄語，表裏如一，亦不慮人之不喜忠言，故每每遭人非議，以至動輒得咎，然終不改，此三癡也。路見不平，怒形於色，言形於口，多為惡少刁蠻輩所羞辱，然死不改悔，此四癡也。心存慈懷，見

貧困疾乏者往往樂施，雖家資不濟，亦不改此行，此五癡也。好讀書，寒暑不輟，而不善資生業，以至家境貧窘，然未始改初衷，此六癡也。治學認真，從不躐等，故不喜與人合作撰寫論著，故而為學界所物議，然卒不改，此七癡也。研究禪學，溯源窮本，因枝振葉，循序漸進，不以潮流所趨而改弦，亦不因時尚所臻而易轍，此八癡也。作文著書，皆出胸臆，不喜他人塗鴉拙作文字，故往往得罪於出版界，致使文稿存於書奩不得問世，此九癡也。好藏書而家徒四壁，遇善本輒喜而購之，曾不慮衣食之艱，此十癡也。大略計之，已足十數，焉能不曰『大癡』矣哉！焉能不曰『大癡』矣哉！

吾今年齒暮矣，恐後人不知，故歷數一生之『癡』，冠於卷首。後之覽者，自可意會於斯文。時公元二〇〇六年上半年（三月三）識於北郊懷瑜居



目 錄

目 錄

(蔡日新著,二〇〇六年四月一日編)

長沙街頭的臭豆腐	一
小沼殘荷記	三
陽雀該叫了	七
治學要有一點懷疑精神	九
小屋瑣憶	十二
貧居鬧市好讀書	十四
斗室之樂	十六
漫話『吃茶去』	十八
禪話二則	二〇
請『放心』	二三
書的源泉何在?	二五
細數落葉	二七

目 錄

演戲·看戲·····	二九
若要心能寧，且將閒事了·····	三一
靈根法師二三事·····	三三
想起了孔子·····	三七
有感於唐人的尚文之風·····	四〇
清夜聽蟋蟀·····	四二
陽雀花的芬芳·····	四四
車前草·····	四七
湘江河灘上的沉思·····	五〇
佔有並不是愛美的表現·····	五五
九華山巡禮·····	五八
憶戒圓·····	六五
對折梅的感喟·····	七〇
《指月錄》序·····	七三
序《晚晴集》·····	七五
《容膝居室文鈔》自敘·····	七七
《金剛經今讀》序·····	七九
悼令名先生·····	八二

目 錄

西子湖畔憶秋水	八六
對岳麓山鳥語林的沈思	八九
晨鳥的懷念	九三
懷念『老黃牛』	九六
編外學者的況味	一〇〇
愛河雨景小記	一〇三
承前啓後，元亨利貞	一〇六
把握傳統，走向世界	一一一
烈火中永生，茶禪間托出	一一五
搗衣砧上覓鄉音	一二〇
放生的隨想	一二四
風光帶上看風光	一二八
高山仰止，清範永存	一三二
網絡個人文集《卷首語》	一三六
海 韻	一三九
美與愛美	一四三
臺灣南部壯遊記	一四八
澎湖灣的風	一五五

目 錄

書 香	一五八
雨中散步的況味	一六三
新春寄語琉璃島	一六八
薩斯(SARS)警示錄二篇	一七二
對喪葬禮儀的思考	一八〇
絕妙盡在功德林	一八六
由詩佛想起的	一八九
學書與參禪	一九四
中國文化朝野談	一九八
春聯瑣語	二〇一
從弦高犒師說開去	二〇五
給智巧者的弔唁	二〇七
余生三願	二一二
追尋人生最美的那抹陽光	二一六
死人最可憐	二二一
補書記	二二五

長沙街頭的臭豆腐

長沙街頭的臭豆腐，可以稱得上是有地方特色的小吃。你看，那剛從鹵水裏撈出來的油黑發亮的小片豆腐，只要往油鍋裏一扔，頓時，一股極鮮的香味便直往你鼻子裏鑽。人們隔得老遠就能聞到這種香味，可真是『一鍋臭豆腐，香飄十里街』呀！炸好的臭豆腐放在碟子裏，然後加上辣椒粉、蒜子和香油等作料，便是鮮、香、辣、脆俱備的可口小吃。

春風料峭時，街頭小攤的帳篷下幾盞昏黃的馬燈，映照著漫天如小雨似的繁星。若是在這時要一碟臭豆腐，喝上二兩白酒，你會頓時覺得周身都暖烘烘的。此時，且莫說是二三摯友酬酢，暢抒胸臆；即便是一人獨酌，然後獨自行吟於如酥的小雨中，也將會有無窮的逸致。

夏夜的湘江，暑熱早被江風卷走。只要你往江邊小攤前的椅子上坐，小販便會給你送來一碟臭豆腐，一杯生啤酒。此時，你只管坐著盡情地受用好了。讓那習習的涼風為你排遣一天的勞累與身邊的暑氣，而眼前那浸著滿天的星斗與燈火的江水一樣一樣的，簡直就是

長沙街頭的臭豆腐

一江搖碎了的金銀。置身此境，你將會不知情之何以怡、神之何以曠的了。
自然，居家一時未備菜蔬，花塊把錢到小攤上要一碟臭豆腐下飯，也可以說是物美價廉的了。



小沼殘荷記

我的工作單位在遠郊，每日往返於人車喧鬧的大街，以及十里菜園苗圃間的小道。經過大街是須小心的，第一是要橫過五條鐵路；第二是大街人車相雜，難以通行。而最須提防的還是三輪板車與那些長髮飄飄的青年自行車『騎士』，倘不小心，小則破皮肉而遭人一頓臭罵了結，大則一命嗚呼。菜園的小道自然空氣清新，蟲吟鳥唱，令人怡情；但雨天便一路泥濘，也不得不嘔吟『行路難』了。好心的學生教我一條捷徑，我也正想試試。這天下班，天氣較好，陰晴相間，天高氣清，我便踏上了這條捷徑。

涉足金風染紅的蓬草小路，入目竹籬茅舍等自然風光，偶聞村婦哄兒的眠歌小調，按理說應當是賞心悅目的，然而我卻歸心似箭，對這些都不遑理會。約摸走了兩里地，眼前出現一個荒丘，因這裏的地土太礮瘠了，除了偶爾幾叢瀕死的野草，就是催人泣下的蟋蟀的哀鳴，我的心境也爲之悽愴了。恰在此時，秋風裹著一股清香撲鼻而來，霎時我如醉甘醴，不禁心往神馳。哦！這就是荷花的馨香，大抵由於我幼年受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思想熏陶，因而癖愛荷

花，所以對於藕香簡直如同春秋時期季札的聞周樂了。這一癖愛遣使我循香而下，不出百步，便望見那殘荷點綴的小沼了。

小沼位於小丘的西隅，方圓不過三畝，呈半圓形。東面外弧有一條一丈寬的小澗鎖住，與荒丘銜接，周密無隙。要領略這荷池之美，是必須親臨小沼的，然而荒丘與小沼間卻又有兩丈高的峭壁，是很難下去的。我徘徊於荒丘之間，幸而這荒丘的半壁上長著一株羸老的樹，樹幹蜷曲著，而末梢卻朝上生長，恰與荒丘平行。樹梢上有一根拇指粗的青藤蒙絡以達於荒丘，給我下去『探險』提供了方便，我便緣藤而下。人是安全地下去了，藤也被扯下來了，不幸的是一根酒杯粗的樹枝也被扯下來了。樹枝上長滿了鳥喙似的長刺，鄉下人稱之為柞樹，我不懂植物學，叫不出它的學名，也只好從俗叫它柞樹好了。我惘然拾起樹枝，細看年輪，已足八圈，再看樹幹，有碗口粗，只恐它已逾半個花甲了。這棵樹為什麼能得天年呢？我想：在二十年前，它還很小，不能充當煉鋼之炭（因那場『大躍進』運動已經將森林全給毀滅了），二十年後它又彎曲不才，難中匠人之意，且它一身芒刺，使人望而生畏，故爾得全天年。這些自然也不在我的意中，還是去欣賞那小沼裏的殘荷吧。

小沼大體半圓，其岸曲折形畸，池中也只有幾擎殘荷，或豎或欹，或立或仆。其出水面最高的是半枯的荷葉，整個小沼裏高層的荷葉幾乎沒有一片是完全的；居中間的一層荷葉雖有完整的，但那蒼綠的葉面卻綴滿了黃斑；小沼偶爾也有幾片貼水新荷，仍然葆住了青春的活

力。惟其稀疏，因而荷莖上的毛刺也歷歷可見。我徘徊於小沼岸邊，拔下一根荷莖細看，一股輕盈的清香頓時沁入我的心肺，這蒼老的荷莖其芳不減當年，使我似乎從中理解到了『花之君子者也』一語的妙處。

蓮蓬也是有的，但少得可憐，如火兩三星，雜處於這枯枝敗葉之中，也許別人會嫌它太少了，而我卻很滿足了。小沼中也有一兩棵未全開的荷花，外層已半萎了，此時正值金風肅殺，只恐它今生再也不會菡萏成花了。在一般人眼裏也許會認為它是殘花，而在我眼裏似乎看到了荷花的全貌。此時，我不禁聯想到兒時所見到的一位沒名畫家的水墨畫冊，首頁就是兩三片殘敗的荷葉，中間竦出一擎半敗的荷花，右下角以八分書題識曰『蓮韻』。當時我是百思不解，認為他的名姓湮沒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連一個完整的荷花也不能畫出來。今睹此景，自笑當年幼稚無知，方知這位畫家的名姓湮沒實在冤枉，可惜那畫冊今天已散佚不存了。

荷葉的不榮大抵與這小沼的泥性不良有關，憑我多年務農的經驗可以推斷：這個小沼的泥土是礮瘠的，且沼底會多冷泉湧冒，因而這裏的荷葉非但不密，而且其莖竿也細如筱竹，葉片瘦若銅錢。也因為池底多冷泉，所以，秋令已末，其他地方的荷葉早就枯萎了，而這裏尚有貼水新荷。常言道：『水至清則無魚』，繞沼一周，我不曾見到一隻大魚，只偶爾有一二小魚蝦在自由的浮游。對岸一箭之地，有兩隻長腳白鷺，它們也許認為我對它們無惡意，因而還是呆若木雞似的站在那裏，它們那瘦小的身材，也許與這小沼無魚有關吧！

沿岸時寬時窄，沒有一株灌木，只有貼地的野草。間或有一兩株野菊，開著有數的幾朵黃花，其花自然也是細瘦伶仃的，但其芬芳卻不亞於盆栽圃種。我躺在小沼岸邊，盡情地吮吸這殘荷與秋菊交釀的空氣，目極高遠莫測的蒼穹，遐思『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小沼外弧小澗的彼岸，近在咫尺，卻未有津梁之設，這又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也許是小沼荷葉不盛，農人難享蓮蓬與蓮藕之利，加之這裏又無魚蝦可撈，沿岸又無草木可刈，牧童至此終日難盈頃筐，故爾這裏成了無人問津之地。身處此地，我絲毫也不感到寂寞。記得我去年到公園的湖畔消暑，公園裏人多如市，用『舉袂成陰、揮汗成雨、摩肩接踵』來形容，一點兒也不誇張。儘管湖裏的荷花全而多姿，湖中的假山回廊也很富於詩情畫意，但我一閉上眼，總覺得這一切都是假的。而在這荒丘小沼，幾擎殘荷雖不見得很美，若是柳子厚到這裏，也難免不生『淒神寒骨』之感，而我由於天生的『野性』所決定，對此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暮色遣客，我只好依依作別此地而歸。回到市區，下班的人流高峰已過去了，街道也比以往清靜多了，而我心中的那種愜意感卻無法言傳。



陽雀該叫了

一個「無邊春雨細如絲」的日子，我又漫步在昔日的這條田埂上。陽雀該叫了，我在舉目尋覓、側耳諦聽……忽然，我的眼前閃現出一幅奇異的圖畫來。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這個日子，我來到一個偏遠的鄉村支援春季插秧。東方的天底才泛起一絲淡青色，我便隨農民們一同到田裏扯秧。暮春的黎明頗有幾絲涼意，殘月還掛在中天，山隈的清溪閃出了白光，如同素練縈繞著那座小山。田間斷斷續續地響起了洗秧的水聲，偶爾也有幾聲咳嗽，鄉村的清晨是那樣地寧靜。忽然，一聲酷似「姐姐——喔呵」的鳥叫劃破長空。

「這是什麼鳥叫？」我問旁邊一位叫春鵬的小姑娘。

「這是陽雀叫。」她抿了抿嘴說：「你知道陽雀的故事嗎？」

「請說給我聽聽。」出於好奇，我想求道。

「從前，閻王有兩個女兒，大女兒看上了一個人間聰明能幹的小夥子。誰知這事讓閻王給

知道了，他便命令小女兒監視姐姐。小妹很同情姐姐，偷偷地把這消息告訴了姐姐，讓姐姐與那個小夥子逃到遙遠的地方過日子去了。閻王知道這事以後，怎肯甘休，他命令小女兒化作陽雀去找回姐姐。兇狠的閻王還稱出她的體重，放出去重半斤，收回來只能剩下四兩（十六進位）。陽雀就這樣年復一年地在空中啼叫，直到叫得口吐鮮血為止。……』

聽著這動人的故事，不知不覺地東方也緋紅了。山巒抹上一層紅暈，村舍安詳地立在晨靄中，兒童趕著咩咩直叫的牛犢走出了村外，農家的屋頂上也鑽出了一縷一縷的淡青色的炊煙。晨風拂來，撩起我的頭髮，風裏還裹著些油菜花香和晨炊裏燒著的杉樹枝香味，使人格外感覺到這鄉村的淳真。此時，我也意識到自己正置身於一幅優美恬靜的山村圖畫之中，那應當是一幅樸拙而又濃富南方特色的山村水墨畫。

眼下，我又來到了昔日的那幅圖畫中。山限的農舍鱗次櫛比，的確增添了不少，只是那小山的樹木不及往日蔥蘢，春鵲姑娘也應該早就出閣了……而陽雀的叫聲應當依然如故，我在不停地搜尋著。不過，很令人失望：也許它此時正被好事者囚在籠中玩賞，或者慘死於餐館的庖廚——被葬身於閻人的大腹之中了吧……



治學要有一點懷疑精神

古往今來，許多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就的學者，他們幾乎都是在既虛心學習前人的經驗、又敢於懷疑前人成說中謬誤的基礎上獲得成功的。早在戰國時期的孟子，就具有這種懷疑精神，他曾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下》）的話。也就是說，如果盡信史書或其他文獻，倒不如沒有這些書的好，因為，《尚書》的內容前後矛盾（其記載中既有武王伐紂『血流飄杵』的內容，又有『民簞食壺漿來迎』的記載，使得其前後矛盾），所以孟子對於其中的《武成》一篇，只採用其中的兩三片竹簡。假如孟子沒有懷疑精神，那麼，他整理古代文獻就不可能有新的發現，也不可能取得新的成就。非但治史如此，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也得有一點懷疑的精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天動學說』一直影響了西方一八〇〇多年，儘管畢達哥拉斯提出了地球自轉與地球及諸行星繞太陽轉之說，但一直未能得到天文界的承認。直到十六世紀初，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用三十多年去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著成《天體運行》一書，才確立了『地動學說』，從而給天文學界帶來了一場偉